

WUJIN  
“  
集 益 華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華蓋集

魯迅

## 題記

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，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難感，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。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，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，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，議論又往往執滞在幾件小事情上，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。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。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，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。

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，觀照一切，歷大苦惱，嘗大歡喜，發大慈悲。但我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，坐古樹下，靜觀默想，得天眼通，離人間愈遠遙，而知人間也愈深，愈廣；於是凡有言說，

也愈高，愈大；於是而爲天人師。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，但至今還在地上，救小創傷尙且來不及，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，立論都公允妥洽，平正通達，像「正人君子」一般；正如沾水小蜂，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，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，但也自有悲苦憤激，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。

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，又是一個常人，能够交着「華蓋運」。

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，不過聽老年人說，人是有時要交「華蓋運」的。這「華蓋」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「鑊蓋」了，現在加以訂正。所以，這運，在和尙是好運：頂有華蓋，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，華蓋在上，就要給罩住了，只好碰釘子。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，就碰了兩個大釘子：一是爲了咬文嚼字，一是爲了青年

必讀書。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，收了一大捆，至今還塞在書架下。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，文士，正人，君子等等，據說都是講公話，談公理，而且深不以「黨同伐異」爲然的。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，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，——但這自然是爲「公理」之故，和我的「黨同伐異」不同。這樣，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，只好「以待來年」。

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。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，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，我以爲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，倒不如不進去；還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罵，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，頭破血流，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，覺得若有花紋，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麵

包之有趣。

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單是中國，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沒有論及，似乎無所感觸。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，對於中國的社會，文明，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，因此曾編印莽原週刊，作為發言之地，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。在別的刊物上，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，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。

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，深得這夜將盡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，而我所獲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。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，也不想遮蓋這些，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，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痕。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着的，會知道這意思。

我編熱風時，除遺漏的之外，又刪去了好幾篇。這一回却小有不

同了，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，幾乎都在這裏面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，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。



# 目 錄

## 一九二五年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咬文嚼字(一至二)..... | 一  |
| 青年必讀書.....     | 四  |
| 忽然想到(一至四)..... | 五  |
| 通訊.....        | 一三 |
| 論辯的魂靈.....     | 二四 |
| 犧牲謨.....       | 二七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戰士和蒼蠅·····     | 三四 |
| 夏三蟲·····       | 三五 |
| 忽然想到(五至六)····· | 三七 |
| 雜感·····        | 四三 |
| 北京通信·····      | 四七 |
| 導師·····        | 五二 |
| 長城·····        | 五四 |
| 忽然想到(七至九)····· | 五五 |
| 「碰壁」之後·····    | 六四 |
| 並非閒話·····      | 七四 |
| 我的「籍」和「系」····· | 八一 |
| 咬文嚼字(二)·····   | 八六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忽然想到(十至十一)..... | 八八  |
| 補白.....         | 一〇二 |
| 答K S君.....      | 一二四 |
| 「碰壁」之餘.....     | 一二八 |
| 並非閒話(二).....    | 一二六 |
| 十四年的讀經.....     | 一三一 |
| 評心雕龍.....       | 一三七 |
| 這個與那個.....      | 一四二 |
| 並非閒話(三).....    | 一五四 |
| 我觀北大.....       | 一六四 |
| 碎話.....         | 一六七 |
| 「公理」的把戲.....    | 一七一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這回是「多數」的把戲..... | 一八〇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後記..... | 一八七 |
|---------|-----|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

一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却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：加些草頭，女旁，絲旁。不是「思黛兒」，就是「雪琳娜」。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，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，却和中國一樣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畧有區別之外。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，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薩，

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，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，特別寫成妥嫗絲苔也。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，却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：Gogol姓郭；Wilde姓王；D'Annunzio姓段，一姓唐；Holz姓何；Gorky姓高；Galsworthy也姓高，假使他談到 Gorky，大概是稱他「吾家 ky」的了。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。

（一月八日。）

## 二

古時候，咱們學化學，在書上很看見許多「金」旁和非「金」旁的古怪字，據說是原質名目，偏旁是表明「金屬」或「非金屬」的；那一邊大概是譯音。但是，鎡，鎢，錫，錯，砒，連化學先生也講得

很費力，總須附加道：「這回是熟悉的悉。這回是休息的息了。這回是常見的錫。」而學生們爲要記得符號，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。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，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，也更難了，幾個字拼合起來，像貼在商人賬桌面前的將「黃金萬兩」拼成一個的怪字一樣。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。我想，倘若就用原文，省下造字的功夫來，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，因爲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。

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：鬪才胡同，迺茲府，丞相胡同，協資廟，高義伯胡同，貴人關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據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繩匠胡同，蠟子廟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關。字面雖然改了，涵義還依舊。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爲「弩理」，或是「努禮」，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，不必再愁什麼了。但好

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着，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。

(二月十日。)

## 青年必讀書

——應京報副刊的徵求——

青年必  
讀書

從來沒有留心過，  
所以現在說不出。

但我要趁這機會，略說自己的經驗，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——  
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沈靜下去，與實人生離開；讀外國書——  
但除了印度——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點事。

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，也多是僵屍的樂觀；外國書即使是顏唐  
和厭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。

我以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。

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  
「行」，不是「言」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(二月十日。)

## 忽然想到

### 一

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。對於人的肌肉，他確是看過，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畧畧一觀，沒有細考校，所以亂成一片，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。宋的洗冤錄說人骨，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；老伴作之談，也有不少胡說。然而直到現在，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，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：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。

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？相傳古人壯健，堯舜時代蓋未必有；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。我幼時曾經牙痛，歷試諸方，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過麻痺片刻，不是對症藥。至於拔牙的所謂「離骨散」，乃是理想之談，實際上並沒有。西法的牙醫一到，這纔